



2020年5月31日 星期日 广告

聚焦 余姚井头山遗址 考古发掘



制图 周斌

5月30日,浙江省考古界发布重磅消息。历经半年多的考古发掘,余姚井头山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成果。据多家单位碳十四测定,井头山遗址距今7800—8300年之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多年,是宁绍平原史前考古年代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井头山遗址也是中国沿海地区乃至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对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及其与跨湖桥文化关系有重大学术价值。

余姚方面表示,下一步将把井头山遗址列入余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纳入河姆渡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及大遗址保护利用的范畴,让古代文明在余姚发挥时代色彩。

划重点:

2019年9月,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余姚市人民政府支持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等单位联合正式启动主动性考古发掘。昨天上午,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对外发布考古成果要旨,提出五点意义,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井头山遗址的定位。

●井头山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8300年之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多年。这是宁绍平原史前考古年代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使宁波地区人文起源的历史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

●井头山遗址埋深5—10米,是我国沿海地区埋深最大的一处遗址,突破了以往对沿海地区史前遗址分布规律的认识。该遗址是浙江境内首次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中国沿海地区乃至全世界迄今发现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井头山遗址出土遗物与河姆渡文化有一定相似性,两者又有明显差异。在陶器纹饰、制作工艺、生业方式等方面均具有鲜明个性,井头山遗址考古对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及其与跨湖桥文化关系有重大学术价值。

●井头山遗址发现和发掘,为全新世以来环境变迁,海侵时间、过程,中国古海岸线发展演变以及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案例,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精确的时空坐标。

●基于深埋文化的野外发掘,在工作模式和技术路线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是特殊环境考古发掘的一次成功尝试,对国内沿海环境下的史前遗址考古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发掘经过:等待多年的一次发掘

发布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介绍了井头山遗址发掘过程。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官桥村西侧,东距田螺山遗址约1.5公里。

2013年冬,宁波舜龙胶管有限公司土建地质钻探土样中,采集到深埋地下的碎小海生贝壳、动物骨头和陶片、残骨器等遗物,其中大量蚌、牡蛎、螺等海产贝壳最为引人注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与河姆渡博物馆工作人员获悉后实地调查核实,发现此处陶片与贝壳的共同出土这一情况非常特殊,陶片特征与河姆渡文化既相似又有明显区别。经过试掘并在3.5米深的坑底人工钻探,探知文化堆积

埋深达7米以上,确认该遗址为浙江史前考古所未见,是一处全新的文化堆积。从彼时起,井头山遗址即进入大众视野,成为众人期盼的一次考古过程。

2014年至2018年,专家对井头山遗址7—8米深的文化层进行测年。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美国BETA实验室、南京大学新建碳14实验室等多家单位测定,共20多个数据都显示井头山遗址文化层的年代在距今8000年上下,最大的达到8300多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

发掘的过程比想象要更复杂和艰难。2016年10月,余姚市政府出资2500多万元回购厂区地块,为实施考古发掘和文

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最关键的基础条件。

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井头山遗址800平方米的发掘。在钢结构围护基坑建设施工时,工程复杂性和特殊性大大超过预期,直到2019年8月才完成基坑工程。2019年9月正式转入考古发掘阶段。

至今,已完成基坑内主要探方的大部分发掘工作量,发现灰坑、橡子储藏坑处理坑、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遗迹十多处,出土各类可登记遗物数百件,以及海量的先民食用后废弃的贝壳遗存和其他动植物遗存,较清晰地复原出800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自然环境的特征。

考古现场:8000年前的海鲜盛宴?

从余姚市区出发,经过40分钟车程,记者随队来到井头山遗址考古现场。在遗址边搭建的临时小屋里,出土物按类堆放,类型丰富性和数量之多超乎想象。

“这是牡蛎、毛蚶、蛤蜊、蛏子、海丁螺、蚝……”在遗址边搭建的临时小屋里,琳琅满目的“海产品”让人感觉误入了海鲜市场。省考古所发掘人员王永磊讲解说,井头山遗址作为史前贝丘遗址,出土物的第一大类便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包括胶结牡蛎壳的粗砾石块。

“据现有判断,这里就是当时的古海岸,先民在这里靠海吃海,才有这么多贝类堆积。”然而,井头山遗址的特殊之处在于,与贝类同步出土的还有大量鹿角、牛骨、狗骨、猪骨等动物骨头,以及陶器、木器,炭化米、杂草种子等,后面这些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证明,也是出土遗物中第二大类的内容。

以往我国福建、广西、云南等地发现的贝丘遗址,并无如

此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遗存,特别是出土炭化米的贝丘,井头山是唯一一处。

“这里有非常多大型贝壳加工磨制的一些贝器,如铲、刀、圆形饰片,以及人工制品,如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编织物等,可以推测曾有人类聚集。”王永磊介绍。

陶器部分,目前出土陶片修复率不高,可以辨别的有釜、圈足盘、钵、敞口盆、小杯、折扁腹罐、釜支脚、陶拍、器盖、小陶玩等器形,陶质以夹砂陶为主,还有夹炭陶,以及少量夹细砂陶、加贝壳碎屑陶等。陶色以红褐色为主,还有红衣陶、黑衣陶,陶胎厚薄不均,烧制火候看似不高,器形多较规整,制作成型用泥条叠筑加拍打成形,无明显慢轮修整技术;纹饰有绳纹、浅方格纹、刻划纹等,还有少量简单的红彩。

石器有斧、锤、镑、砺石、圆盘状石块等,数量30多件。另外还有上百件骨器,器形有镞、锥、鏃、凿、针、匙、珠、笄等,以及加工程度不一的木器,用于

安装石斧的菜刀形木柄、木矛形器、用于安装石镑的“7”字形木柄、点种棒、双尖头木棍、无尖头木棍、刻槽带销钉木板、木桨、棒槌形木器等。编织物疑似芦苇(芒草)制成,有席子、篮子、筐子、背篓等。

“可以看到,当时的石器加工工艺已非常先进,特别安装石斧的菜刀形木柄,充分体现先民智慧。”王永磊说,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井头山遗址很快被海水淹没,使这些遗存长期淹没在淤泥、海水中,隔绝了氧气,这也是木料没有腐烂的原因。

出土遗物的第三大类是较多碎木块、木棍、木条、小树枝条、木炭块和木炭颗粒,以及很多的植物种子、果核,如橡子、麻栎果、桃核、少量炭化米、稻谷壳、水稻小穗轴、以及漆树、黄连木、猕猴桃、紫苏、灰菜等木本、草本植物的种子。

专家表示,这些植物是人类加工过的还是自然植物,目前还不能判断,有赖于研究的继续进行。